

我所瞭解的臺灣文化

周道濟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第二十次學術座談會—

講：周道濟

日期：民國五十五年十二月八日下午二時半
地點：本會三樓會議室

出席人員：	張炳楠	黃得時	曾今可	曹建	莊東
	陳澤	張雄潮	張奮前	金成前	黃師樵
	王世慶	王詩琅	連文希	陳漢光	陳錦榮
	洪敏麟	朱清福	黃連財	李孝本	張其偉
	曹進	張俊仁		王國璠	劉如桐
	吳力炎			梁維富	

主席：張炳楠 紀錄：張俊仁

張炳楠：周博士、各位同仁：今天本會舉行第二十次學術座談會，特別請到周道濟博士主講「我所瞭解的臺灣文化」一題，我們非常歡迎。周博士是中國第一任法學博士，周博士是在政治大學研究法學問題，當他得到博士學位時，我國各界及各報都特別慶賀。周博士原在中央大學法律系肄業，大陸陷匪後，轉到臺大畢業，又在政治大學得碩士學位，繼續攻讀，終於得到博士學位，再到美國考察，一般人多數在國外得博士學位後才回國，而周博士是在中國研究後，才到外國去。周博士現在中國文化學院擔任教授，為該院政治系負責人，他的著作很多，有漢唐宰相制度，秦漢政治制度研究，以及用英文寫的中國文學選讀，他的作品體制和判斷，都有獨到之處，除這三本傑作外，其他作品茲不再介紹。際茲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聲中，今天得到周博士對我們講他對臺灣文化的看法，實在是難得

的機會，現在就請周博士講演。

周道濟：記得幼年的時候，故鄉（安徽）的家中掛着一幅巨大的中華民國全圖，在那幅圖上，凡是當時屬於中華民國的領土，都塗有各種不同的彩色，而有彩色的地方，地圖上的記載便比較詳細。那時的海島，所載的城市亦僅有臺北、臺中、高雄數地而已。不過，我從小就喜歡吃糖，父親很早便告訴過我：臺灣是出糖最多的地方。——這可以說是我少時對於臺灣的一點點「甜的認識」。

三十八年夏，我離開南京，輾轉來到臺灣。到達基隆港的時候，情形十分狼狽。由於經濟困難，我和同學數人，第一晚便投宿在基隆的一家陌生的木匠店裡，木匠店老板很和氣，除免費供我們住了一夜外，還請我們吃了早飯。第二天，我獨自一人乘火車（當然是慢車）到臺中大甲找朋友，由於搞不清楚山線、海線，竟坐上山線的火車，下了車。其時，口渴難耐，隨即在彰化車站旁一家小冰店喝了一瓶汽水，可是喝完後，發現口袋裡並沒有臺幣，只有幾塊銀元；時已黃昏，銀行早已下班，無法兌款，於是只好以破碎的日語向老板請求：「可否稍過幾天，俟我得款後，再由郵寄還汽水錢？」。我當晚乃乘北上海線火車轉至大甲。幸運而又難得的是：由彰化至大甲一段火車，經我向剪票員說明情由後，也是免費優待的。——這是我剛到臺灣時，臺灣的親切人情味帶給我的另一種「甜的認識」。

臺灣一文獻

現在，我居住臺灣已十餘年，足跡所至，北部如淡水、八里、金山、萬里、石碇、深坑，南部如楓港、枋寮、小琉球、恆春、墾丁公園、鵝鸞鼻燈塔，東部如蘇澳、花蓮、臺東、新港，西部如大甲、梧棲、和美、二林、澎湖，中部如梨山、合歡山、日月潭……都會遊覽過。我深深覺得臺灣的確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好地方，尤其是偏遠的鄉鎮和農村，民風特別淳厚，使人流連忘返，油然而生思古之幽情。從前顧亭林先生於明朝亡國之後，常帶着書僮，騎着驥子，遨遊天下，默察名山大川，問關險塞，寫出「天下郡國利病書」及「日知錄」等偉著；而今，大陸沉淪，臺灣成爲中華文化的燈塔，可惜我沒有顧先生的學問和文采，不然，觸景生情，老早也應該寫些有價值的東西出來了。

我認爲：臺灣的文化不但與我國大陸有密切的關係，而且是一脈相承。事實上，今日臺籍同胞，其祖先極大多數都是來自大陸，尤其是福建和廣東二省。根據歷史上的記載，國人移植臺灣，始於三國，漸盛於五代宋元，至明末清初而更盛。這些移民，將大陸文化同時帶來，所以，臺灣的風俗、習慣、語言、工藝等情形，與大陸簡直可以說沒有多大區別。試看下列記事：

「臺灣僻在海外……自鄭氏挈內地數萬人以來，迄今閩之漳泉，粵之惠潮，相携負耒，率參錯寄居，故風尚略同內郡。」（臺灣省通志稿卷二引臺灣府志）

「臺民皆徙自閩之漳州、泉州，粵之潮州、嘉應州，其起居服食，祀祭婚喪，悉本土風，與內地無甚差異。」（丁紹儀：東瀛識略）

過去外國人（包括歐美及日本人士）對於臺灣與我們祖國的關係，有時誤解，甚至故意曲解，現在這種情形已逐漸減少。民國四十三年，美國學者雷柏爾（Arthur F. Raper）在他所著「臺灣目前之農村問題與其將來之展望」一文中曾謂：「臺灣人民，承繼中國人文化之傳統。事實上，彼等即中國大陸移民之後裔，亦即移居新環境之中國人也」。民國五十三年出版的，在美國銷行極廣的「兒童百科全書」（Every Child's Picture Encyclopedia）於「臺灣」條目下亦特別釋

明：「幾乎所有的臺灣人民都是中國人」。這些便是最好的例證。

我國古時，臺灣或稱東鯷，或稱夷洲，（假使是「夷」的話，現在是禮失而求諸「夷」了）或稱流求。「臺灣」這個名稱，原是這裡一個部族的譯音；一直到明朝末年，福建莆田人周嬰於其所著「遠遊記」中引錄陳第的「東蕃記」，稱之爲「臺員」，以後才變爲「大灣」，「臺灣」。至於西洋人開始稱臺灣爲「福爾摩莎」（Formosa），則約在四百年前。據說：有一次，葡萄牙人航行經過臺灣海峽，望見一片美麗雄偉的島嶼，很驚奇地呼之爲 Formosa，其意就是指臺灣爲「美麗之島」。

西洋人稱臺灣爲「美麗之島」，不過是當年對臺灣的一種表面、觀察；實際上，無論是外表抑內裡，臺灣自古即已具寶島規模。遠在紀元第三世紀初葉，即三國時代，東吳的沈瑩便寫過一本書，叫做「臨海水土志」（此書宋後已佚），在這本書上，沈先生說：

「夷州在臨海（浙江台州一帶）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太平御覽卷七八〇敍東夷條）

經過先民的不斷努力和開發，臺灣的文化，時有進步。其間如鄭成功、沈葆楨、劉銘傳、吳鳳、丘逢甲、連橫等人，雖所學所事，互有不同，但他們對於文化都有很大的貢獻則一。不過，就整個歷史來說，自我們對日抗戰勝利，光復臺灣，以至於今，這一段時期，臺灣的文化尤有飛躍的進展。關於這點，要說的話很多，我現在只想就人口和高等教育二方面作一簡單觀察：

一、人口：根據臺灣省政府本年十月間所發表的統計數字，臺灣在光復前全省人口只有六百零九萬人，現在則爲一千二百七十九萬人。這有二層意義。①由於生活水準的提高，衛生的進步，人口生長率普遍增加，死亡率則逐漸減少。②在這二十年間，尤其是民國三十八年左右，由大陸上移居來臺的人民，其數字，是空前的，這種大規模的移民，在歷史上，的確是一大盛事。

二、高等教育：光復初期，臺灣的大專學校只有五所；即國立臺灣大學、師範大學、農業大學、醫學院、法政學院。

一 化文灣臺的解瞭所我

灣大學、省立師範學院、省立臺中農學院、省立臺南工學院、及省立臺北工業專科學校。因此，在當時，如談到「大學」，即係指「臺灣大學」而言。記得那時臺灣大學門口有一個公共汽車站，而這個站便叫「大學」，不叫「臺大」。但是十多年來，臺灣教育由於質量方面都有顯著的進步，如今，不但研究成果豐碩，人才輩出；即就大專學校的數字而論，亦已增至六、七十所，可見發展之速。另外，還有一件有關高等教育的事，在此可順便一提。記得民國三十五年秋，我考入南京國立中央大學時，臺灣省也保送了兩名學生進入中大就讀，這二名學生，一位是現於臺中執行律師業務的林鑑珠先生，另一位便是現任臺省文獻會主委的張炳楠先生。當時，林張二先生到南京讀書，其情形幾乎等於留學。而現在，我國每年出國的留學生，動輒以千百計，甚至外國學生到臺灣來留學的，每年也有百數十名，兩相對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如果把中國全境分為幾個大區域，則民國以來，各區域之經濟建設、人文發展，似乎有其先後。除通商大埠外，一般言之，民國之初，長江南北，即我國中部，發達最早；次為東北，日本人意圖壓榨，用力甚大；抗戰時期我政府對於西南的各項建設不遺餘力，成就可觀；共匪竊據大陸後，殘民以逞，西北諸省遂成為他們的戰略重地；而自我中央政府遷來寶島，二十年來，生聚教訓，成就輝煌，於是東南的臺灣，逐一躍而為自由世界中反共抗俄的重鎮。因此，就中國而論，今天的時代，未嘗不可說是臺灣時代。

我們如放開眼光，統觀世界，則今天的時代，既非地中海時代，亦非大西洋時代，更非印度洋時代，而係太平洋時代。臺灣地處太平洋之西。猶如中華民國的明珠，兼照海陸，巧合的是：中國的臺灣時代，正逢世界的太平洋時代，然則今日臺灣在歷史上所負使命之重大，概可想見了。

以人口與面積而論，臺灣與比利時、荷蘭，大小殆相彷彿；但在我國三十五行省中，臺灣却是最小的一省。以最小的一省擔當我國歷史上最大的使命，這便是臺灣今後文化發展的總指標，也是中華文化

復興的轉捩點。連雅堂先生說得好：

「洪惟我祖宗，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植斯土，為子孫萬年之業者，其功偉矣。追懷先德，眷顧前途，若涉深淵，彌自儆惕，烏乎忘哉。凡我多士，及我友朋，惟仁惟孝，義勇奉公，以發揚種性，此則不佞之轍也。」（臺灣通史自序）

總之，臺灣文化正如安徽文化、河南文化，或江左文化、嶺南文化，都是中華民族的結晶，而此後如何建設臺灣，反攻大陸，以發揚我黃帝子孫之種性，則端賴國人共同努力了。

張炳楠：感謝周博士對有關臺灣文化與祖國文化舉實例講解，各位有何問題，即請發表高見。

陳漢光：剛才周博士所講的，本人有些意見，提出來與本會同仁研討

研討：

第一、周博士所說的在漢代臺灣叫做「東鯷」，那時候就有中國人來到臺灣了，這是不能同意的，我知道，他所說的東鯷，應是指漢書地理志卷八下所載的二十八個字。該書說：「江南卑濕，丈夫多夭，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這並沒有說會稽海外東鯷就是臺灣，如果這樣就可以推定為臺灣的話，那麼日本人尾崎秀貞所說的尙書禹益篇「島夷」（按該書說：「島夷卉服，厥筐織貝，厥包橘柚、錫貢」）不是比漢書更早嗎？我想這些都是泛指我國古時沿海或沿海附近的一些外族而言，並不一定就是臺灣。

第二、關於沈瑩「臨海水土志」所說的「夷洲」就是臺灣，這雖然是比較合理些，但也不敢說是百分之百的準確。因為這書上有夷洲方位、地形、氣候、物產、風俗、習慣的描述，同時著作者又是東吳人，故所寫的比較可靠。這個論說，據我所知，凌純聲先生也是比較早期的一個，他首先寫的論文，是刊在民國四十三年「臺灣文化論集中」，文題為「古代閩越人與臺灣土著族」。

第三、關於周博士所說的我國文化很早就傳到臺灣，這我是同意的，因為文化的傳播，是不需由人的移入的，這是民族學上的常識，當然不能說中國文化很早就傳入臺灣也就是中國人很早就來到臺

灣。

黃得時：本來文化是民族全體的「精神遺產」之累積，所以今天要談中國文化在臺灣，必須先談談臺灣的民族。

所謂「臺灣的民族」，也就是大家所說的「臺灣人」，是包括「山地同胞」、「福佬人」以及「客家人」三種。

關於「山地同胞」，從前有一部份學者，主張是來自南洋羣島的。他們是順着太平洋上的「黑潮」而北上，有的在臺灣登陸，有的在琉球登陸，有的在日本的九州登陸。日本的神話中所說的日本民族發源地的「高天原」就是在九州。這些在臺灣登陸的，遂定居在臺灣，成爲臺灣最早的民族。但是這種看法，隨着地質學、考古學以及人類學的發達，已經站不了腳了。地質學家認爲往古的大陸與臺灣，是陸地相連的，所以臺灣的山地同胞，跟中國古代的民族，是同一系統的。考古學家由各地發掘所得到的東西；例如中央研究院院士兼民族學研究所所長凌純聲先生最近在深坑發現的古代人類的遺跡「多爾門」(Dolmen)，證明了山地同胞也是中華民族的嫡裔。

至於「福佬人」及「客家人」，都是三百年來，因爲不願做異族滿清的順民，成羣結隊，紛紛從福建省南部的「漳州」和「泉州」以及廣東省東部的「惠州」和「嘉應州」，冒着生命上絕大的危險，橫渡波濤洶湧的臺灣海峽而來的「明代遺民」的子孫。

因此，包含「山地同胞」在內的所謂「臺灣同胞」，都是中華民族的裔胄。尤其是「福佬人」和「客家人」的遠祖，原來是發源於黃河流域的所謂「中原地帶」。後來，由於北方民族的入侵，始遷移南方。所以臺灣人的生活之中，例如信仰、語言、倫理、衣、食、住、行等，不但很多地方，還保留着中原的優秀文化，甚至還可以看到在祖國早已亡失的中華文化的精華。

現在分爲：(一)驅荷抗日。(二)敦親睦族。(三)祀孔善吟三項，加以說明如下：

一、驅荷抗日：如前面所述，臺灣同胞的祖先，是不滿異族的統

治，才紛紛遠渡重洋，遷來臺灣的。所以臺灣同胞的民族意識特別強烈。一部臺灣的歷史，就是等於一部「民族鬥爭史」。最早以鄭成功爲代表，將荷蘭由臺灣驅出，又在滿清統治之下達二百十三年（一六八三—一八九五）之久，最後又淪陷日本達五十一年（一八五九—一九四五），至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臺灣光復，才重回祖國的懷抱。所以除鄭成功治臺二十三年間（一六六一一六八三），是自己人管自己人之外，其餘無論在其前之荷蘭時代，或在其後之滿清及日本時代，都是受異族的統轄。

原來，我國把臺灣正式列入行政系統，是始於元代，當時在澎湖設有巡撫司，專管邊防和貿易。至以臺灣視同行省，設務分治，是從鄭成功開始的。（明永曆十五年至十八年，臺灣稱東都，設「承天府」管轄天興縣和萬年縣，十八年至三十七年，臺灣改稱「東寧府」，縣名仍舊）。鄭氏的治臺，和治大陸行省一樣，把明代所用的典章文物，百工技藝，都用於臺灣。

明永曆三十五年，清廷派施琅進行侵臺，三十七年七月（清康熙二十二年、西曆一六八三年）鄭克塽降清，臺灣始歸入清朝的版圖。

甲午（光緒二十年西曆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清軍敗績。翌年乙未，清廷以割讓臺灣爲議和條件，臺胞聞訊，通電反對，清廷置之不理，乃宣布獨立，成立「臺灣民主國」，公推巡撫唐景崧爲大總統。同年五月，日軍佔領臺北，唐景崧敗走，改推黑旗將軍劉永福繼任。終因彈盡援絕，被迫內渡。後來，臺胞仍不甘異族統治，紛紛反抗，許多可歌可泣的史實，充分表現了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其最顯著的，有割臺當年，藍領補起義於臺北、林大北、李成起義於宜蘭，光緒二十八年（民前十一年，西曆一九〇二年）林少貓起義於鳳山嶺，光緒三十三年（民前五年、一九〇七年）蔡清琳起義於新竹，民國二年（一九一三）羅福星集同志於新竹準備起義，事洩遇害（本會有羅福星抗日革命全稿之刊行）等，不遑枚舉。

這些革命先烈的義舉，雖然失敗，但是他們的偉大精神，都永遠

活在臺灣同胞的心目中。後來，日人偵察更密，防範更嚴，臺胞的革命運動乃被迫由武力反抗，轉變為文化鬥爭。而終於達成目的，於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臺灣光復，大家無不歡天喜地，重投祖國的懷抱，這種轟轟烈烈的民族意識，無疑的是中華文化最好的表現。

二、敦親睦族：其次，臺灣同胞非常重視敦親睦族的良風美徳，這也是由於臺灣同胞強烈的民族意識。敦親睦族，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姓氏」的尊重。「姓氏」在臺灣民間叫做「字姓」。同字姓和同字姓之間，互相稱呼「同字寫」。有時候，只叫「同的」或「阿同」或「老同」。文雅一點兒叫「宗親」、「宗兄」。無論那一種稱呼，都顯得有無限的親密感。不管五百年前是否同一家。

同字姓之間，互相捐款，興建廟宇，俗叫「祖廟」或「祖厝」（厝字臺灣話是「家」的意思），有時候也叫「家廟」或「宗祠」。每年舉行春秋二祭，由同字姓的子孫，用古香古色的三獻儀式舉行，其隆重肅穆的情形，幾同於孔子的釋奠。每年秋祭，都在雙十節前後舉行。所以回國參加國慶的華僑，也很樂意撥冗到祖廟去致祭，表示他們孺慕祖宗的一片赤忱。有的祖廟，擁有龐大的房地產，年年運用其收益，作獎學金或舉辦各種慈善事業，或在廟內經營幼稚園，或接受「進主」，讓宗人的祖先神主、供奉於廟內的牌位。

在臺北市歷史最悠久的祖廟，是「江夏黃姓種德堂大宗祠」，而規模最大的，是「陳姓星德堂大宗祠」。兩宗祠都是財團法人組織。其他，又有劉、吳、周、許的宗祠，也是相當有名的。「江夏種德堂」有聯曰「種培治江夏、子孝臣忠，迭贍累代亢宗，名留青史；德澤厚瀛東，支分派衍，遙繼四安開族，祥應紫雲」。「陳德星堂」亦有聯曰：「德澤長照海上，源流承盛代；星輝永耀寰中，聚集有賢人」。可知各姓氏宗祠興建的目的，無非是為了要耀祖榮宗，承先啟後，激勵子孫去發揚光大的。

又同姓之間，往往組織「宗親會」，共推同姓中最有名望、年高德劭的長者任會長，推行敦親睦族的工作。

此外，臺灣同胞又念念不忘遠在中原的祖先發源地，所以每逢喜喪事或過年過節的時候，一定要把發源地的「郡名」寫在燈籠上，或刻在墓碑上面，表示不忘祖德的意思。這種「郡名」，在臺灣叫「燈號」或「公號」，在文獻上叫「郡望」或只叫「望」。這些「郡望」，本來大部份是在黃河流域，也就是中原地帶。因為漢民族是從這些地方發達到全國各地去的。所以大家都非常尊重自己的郡望，莫不以自己郡望歷史悠久而感覺驕傲和光榮，尤其是遷移遠隔重洋的臺灣同胞為甚。

記得太平洋戰爭中，日人為了要消滅臺灣同胞的民族意識，強迫臺灣人將中國式的字姓，改為日本式的。當時很多人利用「郡望」作為字姓，保持民族血脈。例如姓「王」的，改為「太原」，姓「張」的，改為「清河」，姓「李」的，改為「隴西」等。這樣原來是一個字的姓，成為兩個字，連同名字，一共四個字，儼然日本人姓名一樣，藉以瞞騙日人。此外，姓「劉」的改為「大梁」，是因為戰國時代的魏都是在「大梁」；姓「劉」的改為「中山」，也是因為三國時代的劉備是「中山靖王」的後裔等，也莫非要保持與祖國的血緣關係，其他如姓「呂」的，改為「宮下」或「宮本」，這是因為「宮」字的下面或根本都有「呂」字。這樣名字雖改為「宮本」或「宮下」，可是仍然能够保留「呂」字。以上都是在強權壓迫之下，絞盡腦汁，想出來的妙計。可知臺灣同胞用心之苦。其不願脫離祖國之熱忱，於此可見其一斑了。

三、祀孔善吟：在大陸，自從五四運動以後，一般為了要迎新棄舊，標新立異，不但不尊敬孔子，甚至如吳虞那樣，把孔子看做「孔家店」，要予以打倒。可是在臺灣尊孔的熱誠，却一天高似一天。本來依照清代的定制，自京師以至省會、府、廳、州、縣治所在地，均有孔廟之建立。其費用均由官方負擔。可是在臺灣，如臺北孔廟純由民間自動捐款，於民國二十八年興建完成，分文不藉官方的資助。而且在祭典之日，遠近市民，莘莘學子，更能自動前往參拜，踴躍濟濟，竟日不斷，跟以往在大陸各縣市之僅由官府肅穆致祭

而已的情况完全不同。其釋奠儀式，雖在日據時代，也一直遵守古禮，與祭人員，無論主祭、陪祭、司禮、司樂以至各組幹事、佾童，都要一律穿長衫馬褂，不得穿西裝。通贊、引贊都用國語唱，牲禮用牛、羊、豕，式序行三獻禮。這種隆重莊嚴古色古香的典禮，就是在五四前大陸各地的祭孔，也難以看到的。誠不愧為海外鄒魯也。

最後，還有一事值得提起的，就是結社聯吟的風氣，特別旺盛。在臺灣，無論到任何偏僻的地方，都可以碰到會做舊詩的人。這是由於日據時代一般讀書人為了要保存中國固有文化，紛紛結成「詩社」或「吟社」，表面上是「以文會友」，其實是通過吟詩作文，保持民族精神。梁啟超於民國前一年遊臺的時候，曾謂「滄桑後，遺老佗傺無所適，相率以詩自晦，所至有詩社」。（見梁氏臺灣雜詩自註）；又「臺灣通史」著者連雅堂曾作「臺灣詩社記」亦云「顧念海桑以後，吟社之設，後先而出，今存者（按民國十三年）六十有六，文運之延，賴此一線，是亦民俗盛衰之所繫也。」誠如連氏所言之吟社遍及全省，時至今日，鉢聲仍然不絕，每年並有幾處舉開全省詩人大會。可知文風之盛，由來已久。其外與臺北的瀛社，臺南的南社並稱為臺灣三大詩社之一的臺中櫟社所刊行的第二詩集，被日本政府查禁一事，亦可證明臺灣詩人在文風上所表現的民族精神如何強烈。

上面所舉的，是由臺灣同胞一直保持下來的中華文化的幾個例子。光復後，由於大陸各地陸續渡臺的外省同胞，帶來了更多的固有文化，雙方匯合起來，已成為中華文化的一大巨流，浩浩蕩蕩向光輝燦爛的前途奔騰飛進。

陳漢光：剛才周博士說：「臺灣文化就是中國文化」這我是同意的，不過，如果說為中國文化的末梢或邊沿，也許會更好些，當然，臺灣文化也有許多他的特點，這種特點，也許就是「末梢」或「邊沿」的特點吧！

曹 建：聽了周道濟先生講演「臺灣文化」以後，覺得有些感想，因時間迫促未及申敘，茲於事後補述幾句：

周先生說：「臺灣文化是中華文化之一部分」誠然，但我覺得還須進一步分析。中華文化自黃帝紀元開始，一直到現在共四千六百六十三年，其間繼續不斷地充實其內容，豐富其實質，但總是一線相繩，從未中斷或變質的。臺灣文化就有點不同，現在分四個時期來說明：

一、清順治三年（西元一六四六年）以前，可稱為原始文化時期。這時期的臺灣文化，一如古代大陸南方各民族未受到中華文化薰陶以前的情形一樣。現在先說一說「中華」二字的涵義，「中」就是「中國」，「華」就是「華夏」，又「華」是花的古字，就是古時這一民族的文物制度和風俗習慣比四周各民族都比較進步，故自稱華夏。地當今日河南之北部，陝西之東部、山西之南部和山東之西部，因地居中央，故稱中國，而對於四周文化低的民族，則稱為南蠻、北狄、東夷、西戎。臺灣在太古時代，據地質學家和考古學家的意見和大陸南部相連，即就風俗習慣來說，和古時百越族亦有相同之處。穀梁傳有說：「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列子也說：「南國人祝髮而裸」。這些祝髮文身和祝髮而裸的人在十年前的高山族裡還不難找到。又我國舊戲臉譜和在頭上插著雉尾毛的裝束，一般人認為表示奸邪或英武，我則認為是表示過去異民族的遺風，不過增加一點藝術而已。此種裝束在臺灣土著族羣裡很流行。凡此種種都可以證明臺灣先民的文化和大陸的百越族同一淵源，但是和中華文化却不是同一範疇的。

二、清順治至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堪稱為中華文化在臺灣生根煥發時期。臺灣原族羣逐漸華化（或稱漢化）的過程，與大陸南部各民族經過情形完全相同，即由雜居而通婚，由通婚而同化。文化傳播的方向，都是由高而低，到了高級文化全被吸收了以後，就看不出各民族的畛域了。此種趨向不是任何力量所能挽回的。說到力量強悍，我們始終敵不過北方各民族，但是這些強悍民族入中原的，小之如羯（後趙石勒）鮮卑（北魏拓拔珪）羌（後秦姚萇）氐（後秦苻堅），大之如女真（金）滿州（清），但結果都成為

一 化文灣臺的解瞭所我

歷史上空名詞。——就最近統治達二百六十餘年的滿族，現在我們能够找到的僅僅幾個清代最有名的王室後裔，其他普通人民都成無影無踪了。這和臺灣的凱達加蘭、雷朗、噶瑪蘭，道卡斯、巴則海、巴布拉……各族羣同樣成為歷史上的名詞完全一樣。現在所稱高山族，僅有阿美、排灣、泰雅、布農……等各族羣約共二十萬餘，僅佔現在總人口（一千一百五十餘萬）百分之一·七，即就光復初期來說（總人口只有百餘萬人）亦僅佔百分之三·三強。至於大陸遷臺的人數，清初據連雅堂先生的估計亦約共二十萬左右，到現在就令加速繁殖以及繼續遷來人數充其量亦不過二百萬左右而已，但是漢化人民如此佔絕大的多數，不能不居功於中華文化的力量，此種文化，就是國父所說的「王道文化」，也就是孟子所說的：「無敵於天下」。總之，這時期的臺灣文化已成中華文化主流，如說爲是中華文化之一部分似有研究的餘地。

三、清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至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可稱爲中華文化潛隱時期。日人佔據本島以後，想要清除我們的民族性，必須毀滅我們的文化，可是日人自己的文化，除明治維新以後吸收西洋文化外，完全傳受自中國。即就衣食住行四大要素來說，雖然有些和我們現在不同，但是繩之以我國唐宋時人，亦復一致。記得從前我們時常稱呼他們爲「木屐兒」殊不知日常穿木屐，却是我們老祖宗的本色。現在做古詩和寫文言信還用到「停遊屐」和「倒屐而迎」的詞句。所謂停遊屐，就是不再遊山玩水了。所謂倒屐而迎者，就是古時席坐室中，一聽門外有客來，因爲表示熱情款待，忽匆忙忙下去歡迎時，竟把木屐穿倒了。我們現在如不知道古代生活的情形，就很難了解古文古詩中關於這一類的詞句。我們文化和日人真正不同的，僅在語言和姓氏二種，所以他們要徹底推行皇民化政策，只有在這兩件事上特別用工夫。我們對付他們推

行日語的政策，是設立私塾，關起門來，暗地裡用華語傳授古聖賢人的思想，或設立詩社以唱歌自己的民族正氣。至於對付他們改姓政策，就是黃得時先所說過的將「陳」字換作「田中」，將「劉字」換作「中山」，因「陳」字中央有田，故稱田中，和劉備曾封爲中山王，故稱中山，依然沒有把原姓完全丟掉。這就是國父曾經說過：「我們把民權主義的寶貝藏在令人不注意地方」的意思。

四、民國三十八年至現在，應稱爲中華文化復興時期。三十八年共產黨竊據大陸，全國最珍貴文物典籍及不願受奴役爭自由爭生存不分階級的人民均隨政府之後撤退到臺灣。同時大陸共匪僞政權連三接四地實施其三反四反、文鬥武鬥、人民公社以及最近紅衛兵所謂「文化大革命」諸暴政，將我們先聖先哲列祖列宗所傳留下來的良風美俗、倫理綱常，以及典集文獻摧殘毀滅殆盡。所以現在的臺灣，不僅是中華文化的移植區，而且是惟一復興的基地。目前居住臺灣的人民，不僅爲原始的土著和後來的漢人，而且還有滿蒙回藏各族的人，所以現在的臺灣，不僅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還可稱爲中華民國的縮小體，又因爲彼此日常接觸，使中華文化更有陶鎔提煉的機會。例如推行國語，在大陸推行二、三十年，始終未見推進一步，在此地，海角山嶺都能通行。又如飲食，中華民族飲食的方式原本是一致的，但烹調技術則各地各不相同，因之有平津、川湘、粵閩、寧揚……各種的派別。現在此地各種菜餚也應有盡有，可是就色、香、味三項來說，都失掉了它原來的土香土色，而現出彼此協調昇華的趨勢。我現僅舉以上二例就可以推知其他。因此，大凡生存於此時地的人們，都應認清責任的重大，要本著蔣總統倫理、民主、科學三大目標來復興中華文化。我們不僅要它在此地開燦爛的花朵、結豐的果實，而且還要準備將來把它播種於大陸的荒土上。

張炳楠：我們就此結束，謝謝各位！